

齊氏文化基金會

“推動中國進步獎” 頒獎一覽



第二屆（2009,5,10.）

頒獎事項

写灾难写底层更写真实 爱乡亲爱同胞兼爱世人
中国四川作家廖亦武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
第二届“推动中国进步奖”，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大会

（一）齐氏文化基金会 2008 年 3 月成立，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了中国和解智库，虽有争议，但反响强烈。在讨论第二届奖项时，提名踊跃，入围的三家分别是：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和张扬公民意识的北京三味书屋；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中国民办图书馆的开拓者潘跃勇（山东）；真实表现五·一二汶川地震的纪实报导《四川大地震记事》的四川作家廖亦武。经讨论研究，最终确定廖亦武获奖（入围者自动进入下一届提名）。

（二）齐氏文化基金会定于今年五月举行第二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奖仪式，及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大会。

时间：2009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 2: 00—5: 00（请提前半小时入场）

地点：705 / 474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3000

（三）议程：

- 1, 颁奖大会由基金会理事齐家贞主持
- 2, 为中国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为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遇难者默哀三分钟（本基金会已向澳洲火灾受害者捐款 500 澳元）
- 3, 基金会理事简昭惠女士宣读颁奖词
- 4, 齐氏文化基金会理事陈之彬向获奖人廖亦武（由小金代领）颁发奖状及奖金
- 5, 获奖人廖亦武致答谢词（由高宁诵读）并播放廖亦武录影发言
- 6, 展示廖亦武和小金在地震灾区拍摄的部分照片，由小金解说
- 7, 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为汶川地震募捐 1700 澳元（本基金会去年六月已捐地震灾款 1500 澳元），请廖亦武（由小金代领）转交给当地灾民
- 8, 播放三十分钟民间摄影师制作的纪录片《汶川大地震纪实》
- 9, 听众提问，由廖亦武、阿木主持（因廖出境受阻，阿木记录所提问题，廖亦武作书面回答，将在此地报纸登载）。

（四）工作人员及联系方式：

齐家贞（基金会理事、联络 0433 290 433）

老戴维（基金会理事、外务 0412 797 781）

阿森（独立中文笔会、摄影 0413 263 827）

汪师东（自由职业者，财务 0408 593 097）

阿木（基金会理事兼执行秘书、统筹 0422 562 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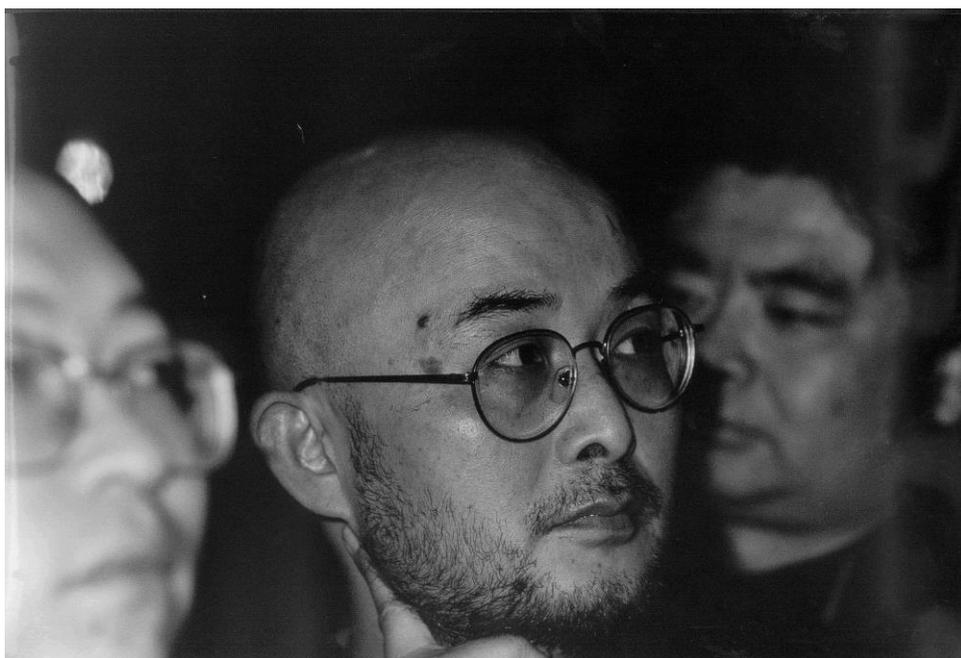
其他工作人员：林通、老戴维、阿森、Tom、齐心、林资葳、丁奕、Tina

简昭惠宣读颁奖词



中国四川籍作家廖亦武先生的三十六篇连续报导《四川大地震记事》，将时空定格在 2008 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在其家乡的汶川大地震，作者延续其多年来一贯坚持的纪实写作风格，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自然和人为的困难，始终深入社会的最底层，反映最不为主流媒体关注的许多小人物的许多令人动容的遭遇命运，并努力揭示产生这种遭遇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字是这场旷世灾难发生以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加掩饰的忠实纪录，具有极高的阅读和保存价值。齐氏文化基金会为此震撼和感动，决定将本基金会的第二届（2009 年）“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廖亦武先生和他的《四川大地震记事》，以示彰显。

底层作家廖亦武简介



廖亦武，1958 年在四川出生。诗人，作家，民间艺人，独立中文笔会前理事。
廖亦武的创作道路自他 90—94 年牢狱之灾后，有了根本的转变。他从一名激情奔放富于

幻想的现代派诗人蜕变为悲天悯人、脚踏实地的底层作家。

廖亦武采访的对象有扒手团伙、流浪汉、歹徒逃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上访群体，残疾人，还有街头艺人，玩弄诈术和占卜算命的先生，无赖，甚至吃人者，诸如此类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他与许多作家的不同之处。廖亦武所写的无论是诗歌、采访以及制成的影片，都反映了中国草根阶层弱势群体的悲伤、苦痛和不平。廖亦武的生命与这块土地上的底层民众血肉相连、痛痒相关。

廖亦武先后著有《活下去》、《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中國上訪村》、《最后的地主》數卷，約 500 多万字，成爲當今最有代表性的底层作家。

廖亦武于 1995 年和 2003 年兩度獲得美國赫爾曼 / 哈米特寫作獎；2002 年獲《傾向》文學獎；2007 年獲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其作品已翻譯成英、法、日、德等多種文字出版，特別是《底層》英譯本《THE CORPSE WALKER（赶尸者）》由蘭登书屋出版并暢銷。美國權威文學雜誌《巴黎評論》連續 4 次推出專輯，使他逐步進入了西方主流文學界。

但廖亦武的大部分作品被查禁，他本人也數度被关押和抄家。他曾居無定所，到處流浪賣藝，也曾长期被限制出国。

去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一发生，住在成都的廖亦武和他的未婚妻小金立即奔赴地震现场，采访、录音、摄像，前后将近一年，陆续发表 36 篇地震纪实，集成《地震瘋人院》一书，已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

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为《地震瘋人院——四川大地震记事》一书作序，篇名是《掏粪者的事业》，他称廖亦武是“掏粪者”，称廖亦武的事业是“掏粪者的事业”，一语中的。

康正果先生應邀出席本次頒獎典禮，遺憾因故未能成行。

为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齐氏文化基金会将第二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廖亦武，以表彰这位底层作家对这场地震所作的真实报导。

廖亦武缺席發言

奖励或祭奠 ——代推动中国进步奖答谢辞 廖亦武



1992 年 8 月，我的案子审判终结，随即被押送到重庆嘉陵江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当我连入 3 道门岗，终于落脚在蠹贼集训队时，曾冲着四面高墙电网发呆——那令人仰望

的城垛间，竟然巡逻着军用摩托！

风筝般起伏，狱卒在云端
比思想犯更接近上帝

我写了两句诗，却并不知道，在许多年以前，齐尊周齐家贞父女，也曾以同一反革命罪名，在同一地点坐牢。又过了许多年，齐氏父女逃离专制下的故土，远涉重洋，像许多热爱自由的中国人一样，在异乡落脚。可他们的魂魄并没有逃离，他们说：中国很大，我们很小，但我们心齐，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于是就有了这个以家族的名义、家族的血汗资产设立的推动中国进步奖。

我得了这个奖，一个劳改事业的传承奖，一个思想犯对思想犯的激励，其意外震撼，如久闭的囚笼突然门响，寸断的饥肠突然吮吸到阵阵肉味。于是我遵照齐氏叮嘱，早早准备，早早收拾行囊。从旧历年关前接到澳洲邀请至今，将近半年，先是警方电话频频，跟着老熟人们相约谈心，开门见山，虽然我趁地震混乱之机，迅雷不及掩耳，转了户口，办了护照，可还是不准出国！

据理力争无效。偏偏我又是那个不信邪的蠢货。召集若干文弱书生分析情况，一致认为：地大物博的专制，你老兄不可明目张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著名海关晃荡，逼得人家找你麻烦。我懵懵懂懂强调：有护照和签证，出入程序就是合法的。却引来大伙一顿嘲笑：老廖啊，50岁的人，申请了9次护照，盼自由盼得眼珠子掉，可还没看清楚中国国情呢。律师滕彪特别提醒：过不去就赶快撤！手攥紧，别让人把护照抢了！

惶惶不可终日。不料签证又耽搁20多天。见使馆方面迟疑，我就赤膊上阵表决心：本人不会利用开会得奖之机，脱逃移民，美其名曰“政治避难”，像许多可怜可气的同胞干过的那样。我不是骗子，我是作家，并且是在本土底层民众里讨生活的作家。我的根子扎在这儿。虽然我很不情愿扎在这儿。澳洲空气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

话虽这么说，我这碗饭真的不好吃。我写了300多个底层人物，我的书在大陆有无数盗版，可却被封杀近20年。20年，娃娃都长成人了，如果在乡下，娃娃的娃娃又诞生，已开口叫我爷爷了。但爷爷我为中国绝大多数底层爷们儿娘们儿写的东西，揭露他们在几千年吃人的历史和现实中，凭什么活着，凭什么繁衍的文字，他们却无缘看到。看不到，理解不到，人民就饿死你。这话好像是列宁毛泽东说的。

幸好列宁毛泽东不上网，我还有个半饱的表达空间。于是凭着虚拟的经验，委曲求得签证的我，率领贴身跟班小金，从成都搭火车，直奔广西南宁，再直奔中越边境。我们关闭手机，关闭邮箱，抹掉所有蛛丝蚂迹，就差没搞易容术了。途中，我做梦也在笑：嘿嘿，我党绝对料不着我转道越南去澳洲这一招！

如今冷静分析，落网乃情理之中。我在友谊关被拦截了。过海关时，我和小金本来混在同车的游客中，排队鱼贯而入。不料稍远处有声音在召唤。我吗？是的。只得出列，背着比脑袋高的旅行包，紧赶几步，按程序递上护照。第一次出国吗？请出示《身份证》。

我递上《身份证》，半米外，边防警察神色凝重，嘀嘀嗒嗒输入资料。约分把钟，他抬眼盯住我：有点问题。请你到旁边会客室稍候。要搜查行李吗？我问。

是的。他随之站起来。三四个警察陪我进了会客室，却没有搜查。我被扣押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则层层上报，终于有了正式的书面结果：廖亦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第五款，你被上级文件通知，阻止出境。

我无话可说，一头冷汗。接下来，我们心有不甘，去附近五星红旗铺天盖地的蒲寨，巡视了中越边界，一两丈宽的臭泥潭，几根水泥桩子。进一步动作，赶回南宁，乘夜行大巴，颠簸十几个小时，抵云南蒙自，再颠簸五六个小时，抵另一边境县城河口，与越南老街省隔水相望。

骨头快散了，依然不能越雷池一步。只好兜几千里的圈儿，返成都，累极了。外出半个

月来，到底做了一个最自由的梦，就是无梦。

四川大地震，死掉十几万人，他们都彻底无梦了。而剩下生者，却是恶梦连连。许多人熬不过，就自杀，前一向，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也自杀——兴许也不能忍耐煽情的掩盖真相的主旋律？

而写作《地震疯人院》的我，记录涣散的人心，已到一个临界点。我同当时蜂拥进入灾区的众多救助者一样，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不愿再回顾那种万劫不复的炼狱图景。借这个“推动中国进步奖”，我很想去澳洲，看看南半球的海，透透新鲜的空气，松松紧绷的神经，却不得不留下来，连望洋兴叹也做不到。

面临人生中翻不过的坎，我总习惯说：这是命。这么多人死了，我还活着，我没有任何理由想不开。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得奖，看作是对地震死难者的祭奠；是仪式的双方，对长期被漠视、宰割、抹杀的芸芸众生的强调；是民间对抗官方、记忆对抗遗忘、活生生的抽搐对抗老一套的死伤统计；是社会底层史对抗赢家通吃的犬儒精英史。

但愿若干年后，人们因为这个奖，而记住我写的书，记住中国人的一段段耻辱或无耻的历史。记住我在狱中纪实作品《证词》里说过的话：

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民众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地，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2009年5月9日，星期五，四川成都

《地震疯人院—5·12 四川大地震记事》于 2009 年 4 月由台湾允晨文化推出繁体汉语版；5 月由巴黎 META-EDITIONS 出版社推出法文版。

康正果為《地震瘋人院》序

掏粪者的事业
——序廖亦武《地震疯人院》
美国耶鲁大学 康正果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工業托拉斯大搞壟斷，地方司法出現諸多弊端，再加上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種種社會不公和腐敗現象引起了民衆極大的不滿。好在美國自建國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私營的報刊和出版業向來都主持著批評的論壇，針對那些亟需革除的社會弊病，一批新聞從業者發起了一場揭露醜聞、譴責腐敗和呼喚正義與良心的運動。在一本名叫《麥克盧爾雜誌》的刊物上，記者們專就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和聖路易城的舞弊行為作出了轟動一時的系列報道；另有一本題為《屠場》的紀實小說，作者辛克萊以大量駭人聽聞的事實曝光了芝加哥食品加工業唯利是圖的黑幕。對此類充滿義憤的言論，老羅斯福總統起初似乎頗為不滿，他借用班揚《天路歷程》中一個人物從不擡頭仰望天主的榮耀，只知埋頭收集污穢的掏糞行為，把“掏糞者”（muckraker）這個語含譏諷的指稱加在了那一群記者和作家的頭上。但記者作家們卻挺起當仁不讓的胸膛，先是欣然接受了總統的貶義賜名，進而在他們“掏糞”的事業上幹出了贏得總統支持的成績。後來，正是在掏糞運動的促使下，羅斯福政府在司法、行政和經濟政策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頒佈了限制大財團壟斷的“反托拉斯法”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的“食品衛生法”。

老羅斯福顯然比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有雅量多了。我查看了一下他那次針對記者們掏糞行為的講話，譏諷歸譏諷，在接下來的講話中，他還是向公衆作出明確的表態，說他堅決支持作家和記者在講壇上書刊中對政界、商界和社會生活中的不法之徒及其惡行嚴厲抨擊的做法，只要他們揭發的罪行絕對屬實，便是做了有益社會的事情。由此可見，民主社會最大的活力在於其政府不但敢於面對各自的社會現實，且能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良現象做出及時的糾正和改變。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當年的那個掏糞運動在美國不管鬧得多麼猛烈和轟動，假使總統不開明，政府未做出積極配合的行動，就很難談得上什麼顯著的成效。

與美國政府對民間批評的積極反應完全相反，中共集團一直都是靠掩蓋事實真相來維持其不得人心的統治的。今年是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六十年來，這個黨權政府從來都不許新聞媒體發表任何披露真相的報道。虛假的境況構成了中共脆弱的存在，它的見不得真相披露，一如靠黑暗肆虐的魔鬼最懼怕照入魔窟的陽光。在中國大陸，新聞從業者得按上級的指示辦事，他們不但不得有絲毫的美式掏糞之舉，還要時時為掩蓋真相而大量地造糞。六十年來，中國媒體製造的謊言不知凡幾，恐怕把全世界的電腦加在一起進行統計，也難以逐條查清。毛澤東時代那種鐵板一塊的封殺就不必在此多說了，即使進入了號稱“大有進步”的改革開放年代，膽敢公開掏糞的作家和記者依然處處遭受打壓，重則投入監獄，輕則失去工作。比如像《地震瘋人院》這本新書的作者廖亦武先生，二十年來，就是因堅持要向公衆披露被掩蓋的真相，要向外界說出不許說的實話，一直都被中共政權的造糞機器壓制到九地之下。中國的現實就是如此骯髒，你要掏黨和政府的大糞，他們的專政機構就先把你貶為狗屎。

通觀廖亦武已發表的作品，我一直隱隱覺得，對於突發的恐怖災難（cataclysm），他本能地具有靈敏的感應和頂風而上的牛勁。置諸西方文學批評的語境，他似乎屬於那種頗有啓示錄（apocalyptic）氣質的作家。早在發表於二十多年前的“三城”系列長詩中，他就對世界末日般的災難發出過預感性的呼喚。長詩的主人公阿拉發威被描述為一個在災難的大潮中肆意弄潮的英雄，他好比污水深淵中長大的一條白鯨，越是捲入腥穢的渦流，愈益激發出毀滅的威力。

長詩發表不久，天安門大屠殺在北京發生，對現實政治一向缺乏認識，也從無興趣介入的廖亦武不知是神授命還是鬼附體，突然對解放軍開槍掃射行人，坦克車履帶軋過人群的災難產生了強烈的詩意反應，以致在一夜之間，揮筆疾書，草成詩體控訴《大屠殺》一篇，並親口朗誦和錄音，製成錄音帶四處傳播。那一切都發生在遠離殺人現場的四川。真正的災難很快就落到他頭上，爲此一反革命書寫罪，他坐了四年大牢。經過號子內活地獄的作踐折磨，詩人頭腦中原發的災難想象力猶如鐵羽的鷹隼墮入豬圈，一身的硬骨頭受盡敲打，在被迫吞嚥下污穢的生涯中，他練出了一介詩人的硬腸胃。在記錄看守所非人待遇的《證詞》一書中，廖亦武如是說：“豬毛出在豬身上。爲了透徹準確地瞭解一種事物，你必須像蒼蠅一般叮上去，嗡嗡聲很討厭，你得提防著吃巴掌。但你生來就是幹這種髒活的，猶如遠古的醫生，通過嚐人的糞便而知道時代的宿疾。”“見證人的胃，有時不是通過思想，而是通過牙齒、血、啃頭去舔和咀嚼

周圍的人味，時尚記憶發酵過時記憶的餿味。”這既是殘酷的自溺，也是堅韌的反芻，要見證生命和人性被“平庸惡”糟蹋到何種地步，一個人不得不髒了手伸進藩溷，從污穢中洗滌出真實。

這一接受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練就，對廖亦武自一九九四年出獄至今的寫作取向至關重要，同樣，要準確地理解和欣賞他那些作品的特徵，也應對他接受和表達的能力先有所認識。廖亦武沒有碰上美國掏糞者那樣的好機運，無論是挖權勢階層的醜聞，還是搜羅大人物的貓膩，從來都與他無緣。當採訪過中非洲小皇帝的《紐約時報》記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一再追問廖何以不寫中共高官或當今的新富，而始終在畸零人、落魄者、卑賤的一群中兜圈子時，廖亦武向傅講了他一出獄即墮入社會底層的經歷。底層和卑賤就是廖亦武本人的生存境況，是業已鐵定給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一直在掙扎擺脫，但他的處境一如他書中所寫的那些人物，不管幹什麼事都像踩進泥坑，且大有越陷越深之勢。除了埋頭苦寫，他幾乎別無選擇。結果，他只好把被迫的選擇作為抗拒的使命承擔下來。他苦笑著向傅好文解釋說：“如果我有公開採訪高官的智力，就不會坐牢，更不會倒楣這麼多年了。”

廖亦武所做的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掏糞工作。為完成他的系列訪談，他深入到乞丐、流浪藝人、上訪者、失業者、打工農民、法輪功練功者、老地主、老右派等當今中國的弱勢群體中，從他們被糞土一樣踹入陰溝的貧賤生存中挖掘出黨和政府蓄意掩蓋和拒不承認的窮困、辛酸、無望和冤屈。這些文字自然不溫馨也不美好，乏煽情便難以媚俗，從頭到尾，字裏行間，只會讓黨和政府感到抹黑了他們“偉光正”的形象，因而被視為玷污了當今盛世的髒書，嚴禁在大陸範圍內出版。

好在今日的中國社會已有所進步——當然不是中共自身的進步，而是隨著黨權專政的衰落，疲軟的禁錮已經漏洞百出——國內發不出去的文字，盡可送到國外出版，網絡警察看管得再緊，也休想杜絕互聯網的傳播渠道。毛澤東時代那種關起門打狗，連一聲慘叫都傳不出去的封殺早已一去不返了。廖亦武陸續完成的書，先是由台北的麥田推出三大卷《中國底層訪談錄》，隨後是香港的明鏡印行了他的《證詞》和《中國上訪村》，接著美國的勞改基金會連續出版了他的《中國冤案錄》兩卷和《最後的地主》兩厚冊。所有這些以訪談為主的紀實作品，都向海外的中文讀者赤裸地暴露出中國大陸上另一個世界貧瘠的面貌和黑煞的風景。

近年來，廖亦武獨特的掏糞文字在歐美也逐漸引起重視，翻譯家黃文便從他已出版的訪談錄中選出二十七篇，譯成英文，匯編一集，以 *The Corpse Walker*（取自該集所收的篇名〈趕屍目擊者羅天王〉）為名，在去年由蘭登書屋的 *Pantheon Books* 出版。書出在具有掏糞愛好的國家，自然比在輕鬆文字汎濫的台灣書市上要受歡迎多了。廖亦武得了一筆遠比他以往所得中文稿酬的總數還要豐厚的版稅，因此才得以在成都附近買到一套小小的公寓，至此，二十年累累若喪家之犬的顛沛生活總算可告一段落。他與他再次找回的伴侶小金女士歡快地裝修起新屋，很想營造個他們自己的琴台，好過幾天相如伴文君的安寧日子。

不巧就在這時候，突然爆發了汶川地震。廖亦武二十多年前在詩行中塗抹的噩夢如今轟然一響，踏入了現實，震得他那個居住小區的新樓群東搖西晃，嚇得樓中的住戶好多天都不敢回家睡覺。如上所述，廖亦武的神經和文思與災難的元素似乎有某種同構的關係，地震的爆發在他的眼前頓時呈現出一幅“大地抽羊癲風”的景象。大氣候大環境中那一總體的歇斯底里氛圍立刻感染了他的情緒和手腳，他深入地震災區，開始了新的採訪。從去年五月十二起，他開始記他的大地震日記，一直記到了七月十八。在那兩個多月的四處奔走中，連尋訪帶搶拍，筆錄與攝影圖文並茂，如今就收在這本題為《地震瘋人院》的新書之中。

這是一部將四川地震災期中的眾生相活生生保留下來的圖文實錄，很欽佩卡普辛斯基的廖亦武雖不具備那位波蘭官派記者的歷史意識和全球視野，但卻以他敢吃腐肉的胃口和翻遍垃圾堆的毅力——這一點令我想起了英文 *scavenger* 一詞有趣的含義——而見長。他的日記和攝影為我們保留了從映秀鎮到北川那奧蘭城（見加繆《鼠疫》）一般封閉的絕望和死亡，那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樣裸露的恐懼和焦慮，在央視節目廣而告之的溫總理流眼淚和胡書記發慰問之類救災花絮的鏡頭外，廖亦武這部書的確為我們搶救出了被官方自始至終以造假、虛飾和種種救災表演作掩蓋而活埋掉的大地瘡癩和人間潰瘍。

所謂搶救，在救災行動中向來都有兩個方面：就政府出動的救災人員以及民間團體中的自願者所承擔的義務而言，是全力以赴搶救災區民衆的生命，阻止災情的擴大和蔓延，盡量減弱和挽回災難造成的損失。但新聞媒體則承擔著另一方面的搶救使命，在全球信息化的今日，記者總要在第一時間把災區現場的情況通過錄音、攝像和文字綜述及時地公佈給外界。他們搶救的是真實和現狀，從東南亞海嘯到新奧爾良風災，不管可怖的災難選中了地球上哪一塊地方，記者都有責任向全世界報告真實的災情。真實，詳盡，及時，樣樣都是目的本身。傷亡破壞到什麼程度？政府和社會的救災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弱勢群體是否得到關注？是天災還是人禍？天災中又有多少人禍的成分？對所有這一切情況的報道都會促進救災的工作，爭取到外界的幫助，同時也會從側面對災區政府的作為起到監督的作用，使發生在災區的一切活動都聚焦在全世界的關注之下。

但在中共控制的中國，上述的國際準則向來都是行不通的。一九七六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但直到幾十年後外界才得知那次震災中死了二十四萬人的數字。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由於大躍進和公社化在中國造成了遍及農村的飢荒，中國人僅被輕描淡寫地告知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仍是在幾十年後，才逐漸傳出那三年餓死了三千多萬人的實情。

還有很多很多人禍導致的天災或天災後增生的人禍，六十年來，統統被死捂上蓋子，不但不許媒體真實報道，而且造出彌天大謊，甚至把民衆的每一次遭災都順手牽羊地轉化成政府救災的功績。毛主席常說的“壞事變好事”指的是什麼？就是把民衆的災難冶煉成黨的榮耀。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胡溫政府依舊大施慣技，企圖一手壟斷救災。這是因為此次地震的發生本身就有嚴重的人禍成分。地方政府是否壓下或隱瞞了預測信息的事，姑且存而不論，僅就明知龍山斷裂層的存在，還要就地大搞三綫建設和亂修水壩而言，黨政機構的決策者就明顯負有誘發地震的罪責。更不要說倒塌的校舍下被壓的小學生死傷那麼慘重，比較而言，政府的辦公大樓卻比其它的民用建築更堅固抗震。在天災的突襲下，經不起公衆評議的弊政已暴露無遺，心懷驚恐的官員們自然怕湧入災區的媒體記者報道出真情實況，更擔心社會閒雜人員介入其中揭他們的底，掏他們的糞了。因此他們及時抽調人力，佈置防綫，對一切非官方的救災組織和個人自發的救災行動，均作出嚴加排斥的表示，到處設下攔截的關口。揚湯止沸，心勞日拙，脆弱的黨神經就這樣蠢笨地幹了一系列削弱救災效果的事情。

廖亦武的大地震紀實把我們的閱讀帶引向多次潛入災區搶拍實況的歷險記，以及一路上如何蒙混闖關的緊張行程。廖亦武這一回出馬，非同一般的採訪，為搶救被封鎖的真實，他得冒一場鑽進敵佔區搞情報的風險。因此他帶上了得力的助手，還配置了各式裝備。精靈的小金隨機應變，聯絡公關一身擔；備齊了證件的大毛則擺出一副很有來頭的神氣，每碰到麻煩，都有他站出來撐腰。他們倆都比底層模樣的廖亦武更能唬住沿途盤查的人員，有他們助陣，給此行大壯了聲勢。而廖本人也是烏槍換炮，他手捏迷你錄音機，肩挎數碼照相機，觸景生情之下，動不動就“卡嚓卡嚓”地拍照錄音起來。再加上開一輛貼有通行證的私家車長驅直入，給他們很可疑的災區行平添了戲劇性的色彩。這就是今日的市場化和高科技打入此板結社會的楔子，給嚴控造成的鬆動，當局一邊在僵硬地作梗，民間力量一邊在潤滑中緩緩推動。正牌記者幹不成的事情，都叫邊緣人物溜進來搞定了。

這的確是絕對必要的另一種搶救。你看：那個泣血的母親不斷哭嚎著“我的么女哦”，已連續哭嚎了幾個小時；還有一個名叫龔天秀的婦女，為了活命，她自己鋸斷了被壓在斷壁下的殘腿，血淋淋爬出了廢墟；有一個可鄙的黨官名叫譚力，他裝模作樣地向災民間好，群眾向他齊聲大吼：“好你媽個錘子”……另有一位老鄭，他第一時間進入北川，他對廖亦武如是說：“在廢墟裏隨便走幾步，腿就會被地底伸出的手給抱住，叔叔救我！伯伯救我！哥哥救我！沒得法喲。只能遞瓶水，脫件衣裳，安慰兩句話而已。也有實在痛急了，好說歹說都不鬆手的，就咬咬牙，活生生地掰開，跟劊子手沒差別。本來嘛，我還扛著攝像機，可是才幾分鐘，我就拍不下去了。”所有這些現場和實情都屬於記者的攝像、拍照、錄音、筆錄要盡力搶救的對象，但若無廖亦武與他的兩個同伴介入民間自發的搶救工作，那哭嚎的聲音，那血淋淋的場景，那狗官被民衆唾棄的尷尬，就永遠地消失在無人關注的遺忘中了。三年大飢荒和唐山大地震被禁絕了這樣的搶救，因而無數的真實都被官方像埋掉屍首一樣永遠地隱瞞滅跡了。三千萬

或二十四萬的死亡數字畢竟只是數字，缺少了現場和實情的記錄，自然就削弱了對中共罪行的見證。但在去年的四川地震救災過程中，中共當局的封鎖與掩蓋已明顯地捉襟見肘了。四面八方的人員都進入了災區，都展開了各自搶救實況的工作，有很多很多有心人，都做了類似廖亦武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你讀了廖亦武這部新書，即可窺一斑而知全豹，以你個人的知曉完成了對真實的搶救。

頒獎報導

获奖人廖亦武被阻出境，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会举行

齐家贞报导

齐氏文化基金会第二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奖暨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大会，于5月10日下午两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写灾难写底层更写真实，爱乡亲爱同胞兼爱世人”的底层作家廖亦武被阻出境，由她的女友小金（廖亦武新书《四川大地震记事》协助）来此代领奖状及奖金。

大会由基金会理事齐家贞主持。她感谢从中国、台湾、新西兰和其它澳洲城市布里斯本、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各位来宾。



部份來賓

她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不由得想起痛断肝肠的汶川地震的母亲们，请她们节哀自重，祝她们健康平安。



近百名听众全体起立为中国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的死难者，为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一百七十多名遇难者默哀三分钟。

理事简昭惠宣读颁奖词。

主持人齐家贞介绍廖亦武简历。

本次会议不仅出售从台湾专程运来的《地震疯人院》新书，同时还有从香港运来的廖亦武的其它作品，如《中国冤案录》和《最后的地主》等。

齐家贞粗略地解释了廖亦武无法前来澳洲的经过。他们办理了去越南的签证，买了南宁至河内的车票，计划从越南河内转道至澳洲。不料在过友谊关时，他遭边防拦截，被扣押了两个多小时。边防出具了《阻止出境决定书》，内容是：

“廖亦武：现查明，你是上级文件通知不批准出境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我站决定对你实施阻止出境。

对阻止出境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决定书六十日内，向广西公安边防总队申请复议”。

廖亦武对齐家贞说：“原谅我，老齐，不是我老廖不讲信用，而是种种困境，超出我的能力。还有，我在同澳洲使馆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承诺，我无意利用此次机会移民，国家虽然流氓，但你我还是流氓国家里稀有的君子，说话就得算数。

到时候，小金会去澳洲，代表我领奖。她小小年纪，无怨无悔地跟我颠簸，受了大苦。希望老齐多多照顾。

很想念你，你们，很想念澳洲，很想念自由。可是老齐，我已经尽力了。非常累。”

廖亦武和小金辛苦辗转退回成都家中，生息养病数日后，小金一人经上海飞到墨尔本。

会上，听众数次热烈鼓掌欢迎这位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厚爱，外柔内刚、眼力勇气不凡的小金，并向她献花。



澳洲退休国会议员、基金会理事陈之彬向获奖人廖亦武颁发奖状及奖金，由小金代领。



墨尔本作家高宁诵读廖亦武的大会发言《奖励或祭奠》（全文另发）。高宁说，推选我读廖亦武的来信，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耀。

大会放映了廖亦武在家里制作的光碟。黝黑的背景下，四支烛光映照着他神情凝重的脸，迟缓的一字一顿的获奖答谢词（整理待发），听众与他共悲戚。廖亦武说，我的能力有限，比别人做的事情少很多，我的采访记录是想要画出一些死去人的脸，希望活着的人能够记住哪怕是其中一张脸、两张脸---。廖亦武撕心裂肺、绝望哭号地演唱了他的《黄河殇》，“黄河的水乾了，母亲的泪乾了；黄河的泪乾了，母亲的乳房乾了---”

小金为廖亦武与她在地震灾区拍摄的一百多张照片中的三十张作讲解，引出了一些与照片有关的小故事。

墨尔本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阮杰把去年为汶川地震募集的 1700 澳元交给了小金（见注），烦请廖亦武亲自送达给当地的灾民。



会议接着放映了纪录片《汶川大地震纪实》。这部民间摄影师记录的地震实况，是在受害最深的北川地区拍摄的，从地震开始拍到第三天之后。由于时间有限，基金会将原来两个半小时的长片剪辑成三十分钟放映。观众震撼，痛心疾首。影片末尾，也放映了数分钟政府媒体的报导。



按照原定计划，最后一个议程是听众提问，由廖亦武和本会执行理事阿木主持。



廖亦武在墨尔本颁奖会的头一天（9号，星期六）被上面邀请去参加 512 座谈会，傍晚 6、7 点钟才送他回家，都是汽车接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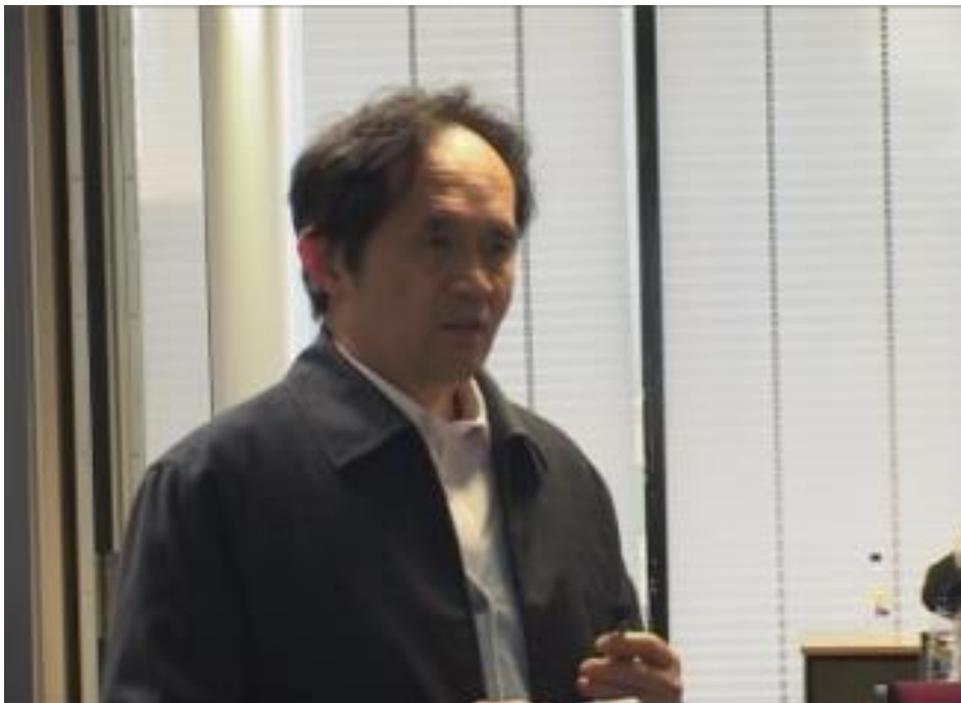
第二天，5 月 10 号下午三点半，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会进行到听众提问议程时，上网接通了廖亦武的手机，阿木与他通话，请他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廖亦武重复说明，他现在被邀请到外面喝茶，无法集中精神讲话，让老齐把问题收集起来寄给他，他书面作答。

除了提问，听众也纷纷发言，赞扬廖亦武是中国人的脊梁，他的获奖实至名归，并对这场天灾人祸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草父講述數月前親歷地震災區見聞

张鹤慈的“地震不可预测”和“不要把地震问题政治化”的说法，引起了会场激烈的争论。



張鶴慈發言



趙東明反駁

五点正，会议正式结束。

遗憾获奖人廖亦武不能亲自前来墨尔本领奖，但他为这次会议的成功竭尽全力，对此，大家深表谢意。



注：

澳洲捐款資助清单

折合人民币 9214 元

所有受捐者均为廖亦武的被采访对象。

在《地震疯人院——5.12 四川大地震记事》一书里，能查到相关的详细信息

周乐康 电话：13689047109
都江堰聚源中学死难学生周静波父亲
收到捐款：1500 人民币

孟双琼 电话：15828363948
都江堰聚源中学死难学生陈凤家长
收到捐款：1500 人民币

谢明德 电话：13980142335
北川中学死难学生谢雪阳父亲
收到捐款：1500 人民币

王树云 电话：13698128628
北川县曲山镇杨柳村一组死难村民王强父亲
收到捐款：1500 人民币

徐泽良夫妇 无电话
年近 80，曾坐牢十几年，无儿无女的五保户
都江堰虹口乡深溪村 2 组
因害怕捐款被村委会没收，也不敢留村委会电话。
收到捐款：1600 人民币

卓玛 藏族
四川省康定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麻孜乡
在四川大地震中，深受刺激，患精神分裂至今。正在联系，待电话、具体地址、亲属落实，就寄出捐款 1600 元人民币。
预计寄出费用为 20 至 30 人民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麻孜乡中心小学 卓玛母亲 俄格交卓玛家邻居 脚弯的倾批 带去（脚弯为地名）人民币：1600 元）
倾批电话：0088-15528894377

送捐款的路费全部由廖亦武和小金支付。